

美好姻緣在今生

臺灣/漢澤

这是未婚妻与我的婚纱照，她身著白纱与我手牵手走在海边。

与未婚妻交往前我尚未修炼，那时常加班到深夜。四年前接触到《转法轮》，虽然知道是自己一生寻觅的东西，但由於工作忙错过了的机缘。两年前，我家附近举办了法轮大法九天学法炼功班，恰巧在这时，我生命中的伴侣也出现了！

修炼後，经常与未婚妻分享修炼的喜悦。或许一下谈得多了些，有天她说：“修炼这事是不能勉强的，我要自己思考判断。”我听了蛮伤心，但也只能告诉自己不要急。一天我与别人谈到师父时，未婚妻在一旁竟然插话说：“对啊！我们师父说……”我心里一亮，知道她终将走入大法中来！



美好姻緣在今生

多了未婚妻这位知心伴侣後，我们一起做展板，一起建网站，一起向大陆游客讲真相……大法丰富了我们的生活，也使我们心灵的沟通更密切。

虽然我与未婚妻对很多事都各有看法，有时也吵吵架，但最後各自总会提醒自己是個修炼人，退

一步海阔天空。比如在挑选结婚用品时，常常我一眼就能选中合适的，但她往往会想再多挑选一下，我总觉得浪费时间。有一次吵了起来，她再也不跟我去买东西了。

这件事情让我悟到自己有私心，想花最短的时间把事情干完，然後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这种把自己摆在第一位、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感受的心态，正是自己要修去的部分。找到自己的不足，心性得到提升後，未婚妻也尽释前嫌，愿意跟我一起买东西了。

我们还一起设计了婚纱照，加上摄影师多年丰富的经验，拍出来的效果比预期更好。我们把照片扫描贴在婚纱网站上，几万人点击观看，很多人看了觉得很特别。人们能从照片中感受到修炼大法的美好，这就是我们收到的最好的结婚礼物。

算起来，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过父亲了。

父亲年轻时当过海员，常常一出海就是几个月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他就像偶尔到家做客的陌生人，吃上一顿饭，便又没了踪影。母亲拉扯著我和两个弟弟，承担著所有的家务。父亲是个传统的北方男人，最不懈於家务，即使母亲忙得团团转，他也从不过问，彷彿那是男人的禁区。偶尔出海回来的日子，父亲都忙於自己的娱乐消遣，家对他来说，似乎只是一个暂时歇息的港湾。

我那时更喜欢父亲出海的日子，因为母亲会稍微轻松一些，也听不到他们争吵。對於父亲，母亲由开始的期望到後来的失望，以至最後的绝望，但始终未能改变甚麽。

时光流逝，我在父亲的漠然中成长，父亲在海与家之间漂泊。

後来父亲转业做了一名普通的电焊工，十几年的海上漂泊，加上年龄不饶人，父亲的身体突然垮下来，胃穿孔、骨质增生、肝炎，身体的虚弱使父亲成了一个药罐子，而情绪的低落更使他沉溺於麻将与赌牌。他经常莫名其妙地冲母亲发火，摔家里一切可摔的东西，责骂三个他不管教的孩子。对此，母亲只能默默地流泪，叹气。

父亲的病使家里本来就不好的经济雪上加霜，为了给父亲看病，母亲拿出多年的积蓄，尝试著各种中医，西医。父亲的药从早上吃到晚上，虽没甚麽效果，却一天也不能停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按照老家的习俗，再严重的病人在大年三十也要停药一天，以图来年吉利。父亲停了一天药，但正月初一，父亲就出现了严重的胃穿孔，不得不去医院急救。那年春节，

父親



劉麗霞

全家是在医院里渡过的。

如果没有後来的事，我想父亲就会按照这样一个灰色的生命轨迹，在漠落，失意，病痛中走完他的一生，我们的家庭也会像千千万万个不幸的家庭一样，在无奈与茫然中，演绎著他的悲欢离合。然而，幸运之神却悄悄地降临了。

我至今还记得那个1994年的周末，已经三个星期没有回娘家了，自从出嫁以後，回娘家就像是例行公事，我不忍心总听著年迈的母亲叹气，更不愿意看父亲黑著的脸，逃避不成了最好的办法。硬著头皮踏进家门的那一刻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父母居然有说有笑地在一起，母亲摘著菜，父亲拿著一把扫帚，笨手笨脚地把地上的菜叶归到一起，那生硬的动作让人觉得好笑，家虽然还是那样陈旧，却意外地明窗淨几，充满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。见我来了，父亲亲热地打著招呼，并没有急於离开，他小心地从板凳上搀起母亲，扶著母亲迎到我面前，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，那微笑在我的记忆中竟是如此的陌生。

父亲变了，从那一刻起，我惊讶地发现父亲脱胎换骨地变了，他悉心地照顾母亲，居然承担了几乎家里所有的家务，他的眼光变得那样温和，不再爆跳如雷，他甚至一改往日事不关己的态度，主动帮助邻居的大娘换灯泡，修窗户。更奇怪的是，父亲摆脱了从早到晚吃了几年的药，却再也没有犯过病，而他的病，胃穿孔，肝炎，骨质增生竟都不翼而飞。父亲不

再沉溺於麻将和赌牌，他闲下来的时候，经常捧著一本书在读，我问父亲在看甚麽，父亲温和地看著我说：奇书，我一辈子都在找这本书。你知道人为甚麽活著吗？为了返本归真。

父亲成了家人、邻居谈论的话题，人们诧异於发生在父亲身上不可思议的变化。我不相信世间有神，却又觉得这一切只能用“神”来解释。父亲变得健谈，乐观，经常向别人提起他的那本奇书，并告诉人们他的一切变化源自於那本书。我後来才知道，父亲看的书叫《转法轮》。

父亲满头的白发渐渐变黑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父亲开始不辞辛苦地组织有缘人学法，并经常到公园里一呆就是一天，回家後还要帮母亲做家务。我有时怕父亲累著，就劝他休息，父亲却说：人生苦短，这麼好的功法，我要介绍给更多的人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们一家四口都开始修炼法轮功。

我惊叹於真善忍博大的法理，明白了为甚麽父亲在短短的时间里能有如此巨大的变化，也明白了为甚麽父亲这样不辞辛苦地奔波洪法。1999年，当法轮功被中国政府诋毁时，父亲毫不畏惧地站了出来，他以亲身的经历证实著佛法的伟大。

只因为父亲不肯说假话，2000年，他被派出所非法抓了起来。由於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“真善忍”的信仰，2002年，天津市司法局在找不出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，强行判处了父亲劳教两年。

在探视父亲时，父亲平和而坚定地說：“对人慈悲，与人为善，凡事

健康人生：我告別了二十六年的抽煙史

魯朝方

我是一名退休干部，60多岁了。在单位里，曾经是首屈一指的烟鬼，白酒一次能喝三四两。俗话说，“烟酒不分家”嘛。

我从1969年开始抽烟，到1995年，有26年历史。我是搞翻译工作的，几十年来坐办公室，翻译资料，审查稿子，烟癮越来越大。平均每天两包，遇到加班时更多。办公室和家里客厅的墙壁都已熏成黄色，没有人愿意跟我在一个办公室或住同一房间，自己也患上了严重气管炎。我深知吸烟害处大，曾几次下决心戒，但都以失败而告终。

1995年初夏，老伴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向我介绍法轮功。我利用节假日通读了一遍《转法轮》，感到很好。10月，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。

开始时，我只是抱著试试看的态度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我曾练过其他气功，都未见效。在我炼法轮功近一个半月後的一天，我上班後依照惯例，打扫完办公室，接著点上一支烟，边抽烟边看稿子。但今天与往日不同，突然间感到香烟的那股清香味没有了，自己的舌头在发麻发紧，再抽一口後很不是滋味，就立即将烟掐掉，心里猜测：我炼法轮功起作用了，可能开始戒烟了。整整一天及後後的两天里，我都没碰一支烟。第三天，单位离退休和转业干部举行晚宴。宴席上，好烟好酒，我未抽一支，未喝一口。同事们当场议论纷纷。有的说：“这老烟鬼谁能相信他戒烟，一星期後见分晓！”还有的说：“他那是假的，光天化日下摆样子，谁知道他背地里干甚麽！”当时，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是否能永久戒烟。

可是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半年过去了，我再也未抽一支烟，未喝一口酒。在这期间，我参加过老战友，老同学的多次聚会，对各种名烟名酒无动於衷。我已经彻底地戒掉了烟酒。

我的健康状况大有好转。我曾患有多种老年疾病，如冠心病、高血压、脂肪肝、气管炎、脚气病等，连续吃药已有5年多。自从1995年修炼法轮大法後，我告別了医院和药物，获得了真正的健康。

忍耐，有甚麽错呢？师父要求我们要说真话，法轮功就是好，我怎麼能说假话呢？”父亲的话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一个修炼者的伟大，那是“真善忍”的力量啊。

备注：父亲名叫刘宝兴，64岁，曾在轻局水电安装队做高级电焊工，近代化学厂考试委员会做焊工教师，现已退休。2002年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劳教两年，现被关押在天津青泊洼劳动教养所。